

迎着春日暖阳到安康北山去赏花，刚入马河却被这连片的民居古宅吸引了眼球。当得知这是国家级的“传统村落”，我们便十分虔诚地走进了这一座座古韵悠长的百年老宅。

面积最大且最为华丽的陈家院子，位于汉滨区谭坝镇马河社区西侧，由住宅、厂房、田地、园林、道路组成，占地十亩，曾称“陈氏庄园”，建于嘉庆年间。

此处原为方氏田地，成为陈氏地盘，既因一位山货商人的眼力，也因这里路通秦楚的地理。

我们今天所行的西康高速公路，与明清至解放初的“西康大道”线路一致，是沟通西安、安康商贸与人流的交通要道，它在汉滨境内走的是付家河沿线。而与之并行的“恒河大道”则从恒口古镇起步，由叶坪镇翻山越岭，至宁陕县与子午道连接，由此进入长安。因而，不同时期的两条古道，均经安康北山的两条河流而上通省城，下达州府，合力而为，连秦接楚。然而，两条南北同向的古道，如其河流一样长期不相往来。直到清乾隆十四年夏日，这位陈氏商人来此收购山货，才发现了商机，并经数年兴修一条横向驿道，打通了连接两大纵向古道的一条商道，兴盛了安康北片的山货特产，也铸就了自己的宏大家业。

陈氏世居付家河中游的二里乡干坝村，自祖辈起在二里集镇经营客棧和货栈，为上下行走的挑夫、马夫和背佬提供食宿服务，兼营山货和日用杂品，因诚信经营而财源旺盛，分店开遍付家河沿线集镇。到他遇字辈这一代，山货特产已做到汉江沿线的安康、襄阳、汉口一带。

这一天，这个遇字辈的三掌柜，上行二十里水路到了松坝镇，吃罢早饭又西行十五里山路到了谭坝镇，歇一伙烟再西行十里山路到了马河街，吃罢午饭首次在此收购山货，不仅发现货好，而且得知多数好货来自大河镇及恒河流域。次日清晨，他留下一名弟子在此收货，带了另一名弟子西行二十五里，到了大河镇，之后便沿河沿线收购山货。经过这大半月的行走考察，他发现松坝、大河分别是付家河、恒河流域的最大集镇，谭坝镇的马河街不仅位居正中，而且是连通两条河流、两条古道的最佳捷径，且因沿溪而行，不翻山越岭，道路平坦，方便贸易往来。于是，他便决定在马河街开设货栈。

他说服家人的理由是：从安康城过汉江即可上路的西康大道，在付家河有建民、汪台、二里、松坝、茨沟、景家、东镇、二郎等八个集镇；从恒口镇入子午道支线的恒河，有茅坪、双溪、大河、沙坝、回龙、中原、叶坪、桥亭等八个集镇；这些集镇不仅逢集日期不同，而且山货特产各异，往来交易空间很大。如果打通两条河流的商贸通道，既有利两地交易与人员交往，又有做成大生意的巨大潜力！

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，他携妻带子，用骡马驮来银两和广货，在马河的上街头买下一院房、对岸买下方氏十亩田地，签约购地这天，是清乾隆十四年腊月初二日。

扎住脚跟之后，他不急于营建私宅，而热心于修建义道。当他带头投资投劳，修通由马河街道东至松坝、西达大河，沟通付家河与恒河的驿道后，人们惊讶地发现：小小马河，如今四通八达，不仅可通两大河流的商贸，而且畅通州城与省府。由此，陈氏自然而然成了此地的首富与头人。

陈家大院于清嘉庆十五年(公元1811)的立春之月动工，到嘉庆十七年(公元1814)的冬至之日竣工，共建成三座二进式庄院。这个遇字辈的陈先生，让两个儿子陈所进、陈所远各居前面的正房一座，自己却居于后院，意为隐身退居。宅院布局十分讲究。东边朝阳迎风，种植了花卉果木；后边辟开山地，为烧酒坊、造纸坊等手工业用房；西侧一大敞院，主体为马厩，配套着养猪、养牛、养羊等生产设施；门前是水田与河流，屋后是林地与靠山。

他们的居住房，全为砖墙、瓦面、木板铺的二楼楼房，生产设施则是土木结构的两面水式石板房。加之防火墙、下水道的科学设计，石雕、木刻、泥塑工艺的巧夺天工，这气势恢宏的陈家院子，在文人心目中便是庄园，在农人眼睛里则是花屋。

陈家院子令人仰慕的物质象征是其庄园，精神价值是其家训。《陈家家训》要求族人坚持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八字原则，并立以下训言：“忠君亲上以报国恩，孝亲敬长以笃人伦，尊祖敬宗以溯本源，教子训弟以守典型，兄弟恭恭以重手足，夫义妇顺以正家道，敬老慈幼以睦宗族，尊师重道以培书香，崇正黜邪以端学术，持廉立节以敦品行，力耕勤织以趋本务，作工商行以正事业，致敬虔诚以奉祭祀，急公奉上以完钱粮，安分守己以保身家，忍忿思难以释怨仇，周贫恤乏以厚族谊，好义行善以绵世德。”

陈氏族人住在此居住了两代人后，因战乱、匪患而家道逐渐中落，于道光十八年(1849)至咸丰年间先后将下院子和酒坊、纸坊、街上部分铺面及一些田地卖与王有谋、王有仁，随后把正院子(中院)及一些田地卖与喻定超，最后把上院子及街上所剩铺面卖与李彩敏、李金体。至此，陈家院子不再姓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院子因“土改”而划给数十户贫雇农，后因人口增长、多户分家而有不少地方改变了房屋结构。

2015年，谭坝镇以陈家院子为核心，普查整理周边数十户老房子及马河流域的古庙、古桥、古寨、古树名木等自然人文资料上报，经国家住建部考评审核，马河村于2016年被批准为第四批国家级传统村落。

为让老房子发挥新作用，谭坝镇从乡村振兴的战略出发，树立文旅融合的新理念，自2021年起，本着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，在马河村实施了全方位的古建民居、人居环境改造。

今天，我们在陈家大院看到：外墙、屋脊、门楼子和正庭的主体建筑，依然是雕梁画栋、砖木结构，残损构件也依古法补换，一些厢房却按照民宿需要在室内注入了电器、电脑、席梦思等现代元素。那些传统作坊虽无生产功能，却也恢复如初，供参观、研学之用。

我们在河东的马家沟看到，东岸村民李支桥的四间旧房、李支柱兄弟三人的八间老屋，与西岸村民李支发的七间老宅、李支稳的四间旧房统一改造成黄土墙、黑瓦顶、石板院落，并由青石板铺的便道连成一体之后，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民宿集群。

随行的镇村干部介绍：连同公路硬化与入户道路铺设、农网改造与路灯架设、田园种植与林果栽培，以及从农舍到环境的规划、换装，都是为了让传统村落焕发新机，为兴办文旅产业发挥效能。

马河村的老宅子，有了新的理念，有了新的活力。你看，仅一场腊八节举办的文旅活动，就吸引了市内外数百名游客。传统村落改造项目负责人胡飞介绍：光是陈家院子的传统宴席“八大件”，就吃了45席！来自松坝社区的绿健养殖公司经理周龙康说：“我只卖土鸡、鸡蛋，一天就赚了一千多元钱！”

你看，仅一场研学活动，就让谭坝九年制学校的师生大开眼界。学生们的作文中，既为看到20世纪的农具、家具感到震撼，也为看到八十年的电器、铁器等生活用品感到惊奇。成斌校长说：“尤其是这精致的建筑工艺，对师生们端正教风、学风与校风触动极大！”

当我从后院的村史馆看到马河村的前世今生，在东厢的图书室看到耕读传家的村风，便完全相信，这个传统村落，正以充实的底气，传承着祖辈的创业精神，开创着走向未来的新业新路！



文旅活动闹热古村



俯瞰江景

## 乘画舫游汉江

汪海玉

汉江是一条有灵性的河流，像丰腴多情的陕南女子，曲线优美。在陕南安康，但凡有汉江流过的地方，就十分有灵韵，水面有宽有窄、湍流有深有浅，从哪个角度看都别有韵味。

春来江水绿如蓝。碧绿的江水平静无波，望着江流里的倒影，两岸民居高低错落，鳞次栉比，成群结队的水鸟扑棱着翅膀，滑出水面，一团春色就这样被搅动，圈圈涟漪荡漾开来，把倒影中的房屋、蓝天、花树揉成一张氤氲的油画，与湛蓝的水色融为一体，要好长一段时间，江面才能恢复平静。

三月时节，天已经亮得早，只消一会儿工夫，日光就从天边喷薄而出，这时的阳光不是很强，照射在脸上也没有什么感觉，如江水敷面，带点微凉。因为工作缘由，我登上由安康西城坊驶往汉滨区石梯镇的游船画舫参与试航体验，同行的还有许多新媒体联合会的网络达人，他们迫不及待打开直播，用镜头向全国各地的网友推介安康之美。

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声响起，薄雾渐渐消散开来，马达声惊飞了一只只水鸟，它们扑腾着翅膀掠过我们的头顶，在水面上留下一圈圈波浪，画舫后卷

起如雪的白浪。飞溅起的水珠砸在脸上，触感微凉，直教人感到心旷神怡。待到画舫驶进江心，沿江两岸的景色便像电影里的倒带，时远时近、时深时浅、时快时慢。和众人一起的石梯镇长矗立船头，手指远处黛色山头介绍下一步的规划和打造“水韵石梯”的蓝图。临近石梯镇，一身古朴装饰的新媒体网络达人，在画舫上吟诗作对，猛然间似乎回到古代，遇见诗情迸发的才子，在船上和人踏歌而别。

人在船上，船在画里。群山如聚，高高的山头还被江雾包裹着，渗出丝丝缕缕的雾气，日头高悬，阳光透过山谷时，雾霭便悄然退场。低矮处目之所及的柳枝嫩芽，早已换上春装，鲜嫩的柳条儿轻抚江面，荡起层层涟漪，宛如清新可人的妙龄少女在梳理一头长发，湿润的发丝尽显芙蓉出水之美。画舫进石梯，两岸青山相对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倏然撞入眼帘，给视觉造成极大的冲击，碧绿的江水里好似瞬间倾泻了各色颜料，黄的、绿的、白的、蓝的、粉红的，涂抹出一幅水韵油画，画舫似在油画里行走，一只白鹭跃进画中，平添无限活力与生机，汉江瞬间活泛起来。

水波轻轻越过船头后，同行的石梯镇长玩笑的说道：“快看，小三峡。”水面越来越窄，山像斧砍刀切一般，光溜溜的，一株草木都没有。壁立千仞，画舫缓缓驶入窄窄的一方山水，时而高山阻隔，时而峰回路转。偶尔瞥见山谷深处，残存的雾气缭绕在山涧中，恰似汉水神女罗裙轻舞，在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中飘逸如仙，只这一眼，便令人如痴如醉，移不开眼。

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汉江的水色，轻盈润泽，养育了住在汉江边的女子，她们的皮肤细腻水嫩、白里透红，不少外地朋友，总会夸赞陕南汉江的水好，住在汉江岸边的女子，不用胭脂粉抹，脸上都被这水色滋养的温润如玉。可不是嘛！江风扑面而来，汉江边的女子，不仅容色上乘，就连歌喉也像被江水浸润过，清脆婉转，十分动听。陕南汉江两岸的女子皆能歌善舞，唱一支紫阳的《郎在对门唱山歌》，旬阳的《草花儿》，白河的《十爱姐》，婉转悠扬的民歌，比江南水乡的歌还要绵柔。还是因为有水的灵性，歌文通俗易懂又不失文雅，走南闯北的游客都可听懂歌曲。猛然间，画舫上女子的歌声打破了闲谈云云，悦

耳的歌声随江波飘荡，一路就唱进了石梯古渡。

画舫靠在石梯渡口，青石垒砌的渡口显得斑驳沧桑，裂开的纹路，仿佛写满历史浮沉。镇上接待的宣传干部，胸前的党徽十分耀眼，让人不免回想起1932年的12月，红军经洛市镇安县进入旬阳小河口，在麻坪河分三路南下渡汉江。为帮助红军尽快顺利渡河，当地村民除了摆渡船运送红军过河外，还将自家的木料、门板、楼板、木船等材料拿出来帮助红军架浮桥，从早晨到天黑整整忙了一天。渡过汉江后，红军当夜宿在石梯，第二天吃过早饭后进入旬阳地界，沿途播撒革命的火种。

古渡承载着那段峥嵘岁月的记忆，夕阳洒在江面，波光粼粼，水光潋滟。回来的路上，沿江两岸保护一江清水永续北上，汉江志愿者们向画舫挥手，红色马甲分外显眼，他们用深情守候着这条江流，把心里话融进清澈的水波中，而汉江就这样日夜不息地流淌，从南到北，滋养万物生长，成就一方美景。

## 深山古宅熊家院

柯贤会

一棵古树、一座古宅、一片古村，每一样都是一座历史博物馆，都曾上演过神秘精彩的故事，都在岁月的沧海桑田里绽放芳华，走进它们，你和我也就成了故事的主角。甲辰初春，我和好友一起走进距今约370余年的熊家院子，再次感受老院古宅的魅力。

熊家院子位于汉滨区坝河镇繁荣村，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，砖、土、木结构，悬山顶、穿斗式屋架，小青瓦屋面，是一座典型的陕南风格庭院式民居。整个院子依山而建，布局按照山坡自然地势，形成前低后高三个台阶，山崖地形把南厢房处

理成吊脚楼格局，使南厢房成为上下两层，上层为宅院的厢房，与院落布局浑然一体，下层作马厩、杂房使用。精巧地利用了地形地貌，又有“步步登高”的寓意，同时也显示出传统家规礼制的庄重严肃。

院子由东向西依次为前院坝、前厅、天井及厢房、正厅。前厅六级台阶高于院坝约一米，大门为木质，门上有龙头木雕牙角，门上有一对雕花门簪，门楣、门墩为青石打造，大门上方匾额书写着“耕读传家”四字，大门两旁各有两个圆、方形木雕花窗。前厅面墙为双层，外砖内土，南北厢房山墙与面墙成一平

面，山墙上有万字格纹、云纹和人物故事山花彩绘图，数百年来，熊家院子历经风雨沧桑，见证着村落的岁月变迁。

推开厚重的木门，走进古宅，蓦然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空空的院落，丛生的杂草、老旧的风车、斑驳的墙皮、厚实的屋瓦以及褪去华彩的镂空门窗，一切都是那样古朴宁静又分外落寞沉寂，让人深感时光已翩然远逝。

通过前厅到天井，青石铺地，木板成墙，简约古朴。天井南北各有厢房三间，内院有檐廊，廊宽2米有余，由六根木柱承檐，柱下有青石雕花柱几，厢房内檐墙为木雕隔扇门窗。

天井西面是上房，到上房需登九级青石台阶。上房五间，中间三间为早期修建，是该院初期建筑，左右厢房后期续建。上房中间是堂屋，两边为主人居室。穿斗式屋架，室内木板隔墙。上房前檐墙为砖、木结构，一米以下为青砖砌筑，上为木雕花窗。堂屋大门为六扇木雕隔扇，有缠枝花纹、龙纹、花鸟、人物故事等雕饰图案，雕工精细。大门右前方原有三间吊脚楼形式的房屋，为当时的月饼作坊，后因火灾而毁。

据熊氏后人介绍说，熊家祖籍山西，大约在清乾隆末期，熊氏祖辈熊玉高沿途乞讨到陕西旬阳烂木沟，被一家白姓大户收留，为白家帮工干活。白家主人感动于熊玉高吃苦耐劳的精神，遂送给他一块地，让他自己耕种。熊玉高与儿子熊少金一起辛劳耕耘、艰苦创业。在清嘉庆年间，第三代后人熊本金终于买下了叶氏的三间豪宅，也就是现在的上房正厅，全家即由烂木沟迁居到此。第四代后人熊良福在街面当了八年捕快头后辞职回家，在原基础上大兴土木，从四川请了八名能工巧匠，历时三年，增修了前厅、厢房，建成“四水归堂”的四合院。同时还在蒋家河岸修了十亩水田，开办了一个纸厂和一个月饼作坊。

熊家院子经历了两个主人，分两个阶段建造而成。起初是一位叶姓人士在此修建了三间雕梁画栋的正厅房屋，熊氏得到此宅基后，在原基础上大兴土木，繁衍生息，传宗数代至今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该院被改造，分与多个姓氏的村民居住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如今熊家大院已经人去楼空，古宅破旧，部分塌毁，但主体依然尚属完整，整体面貌轮廓依旧，彰显出陕南民居的风格和魅力。

离开古宅，攀山回眸，古宅在花影迷离间。院子后面两棵硕大古树在风中颌首，一直朝我们张望，它们相互做伴，相约着把高大粗壮的枝干伸向苍穹，看天上的风云变幻，听四季的欢声笑语，时光尽数在古宅和古树上刻下时间走过的痕迹。



熊家院子